

卷二十八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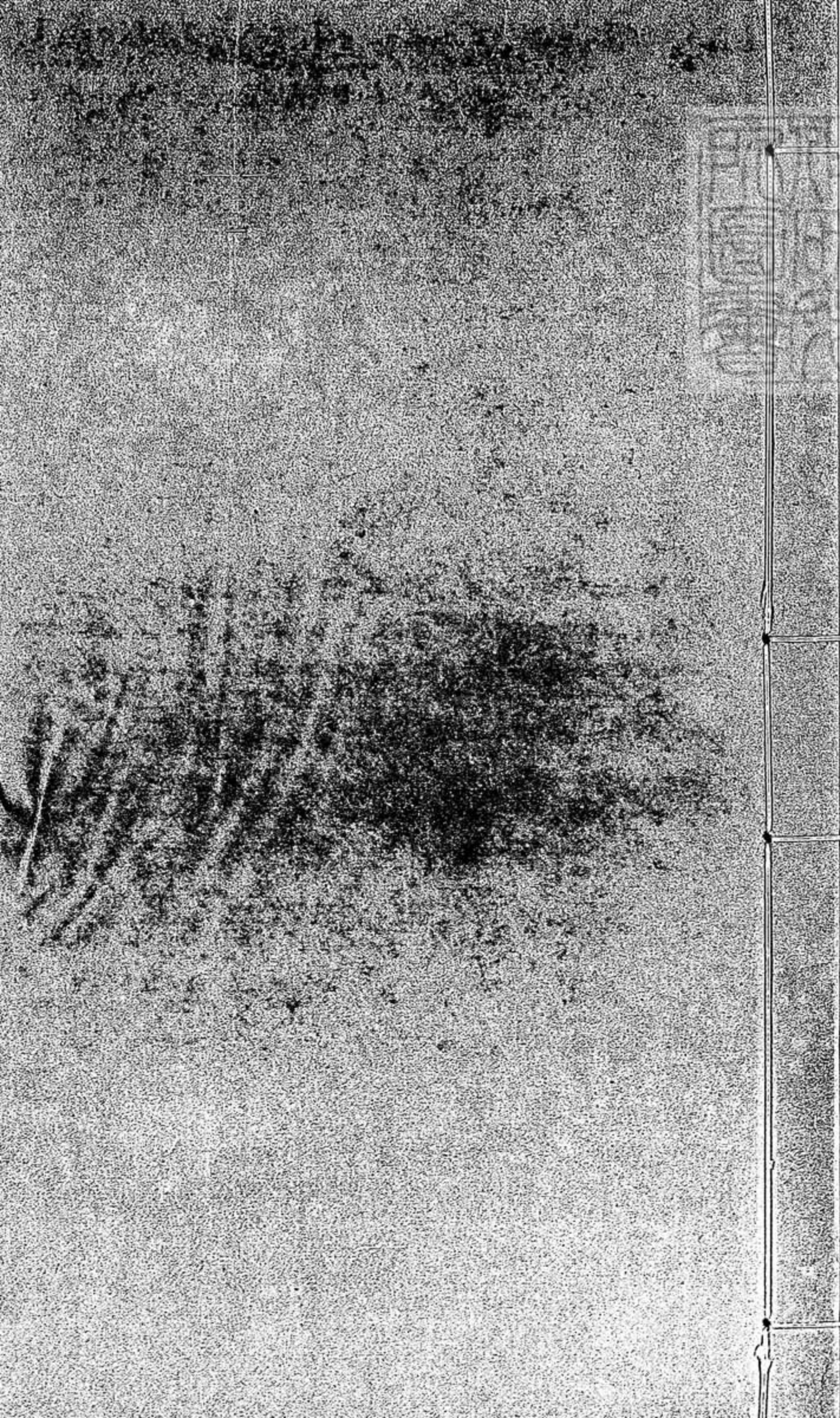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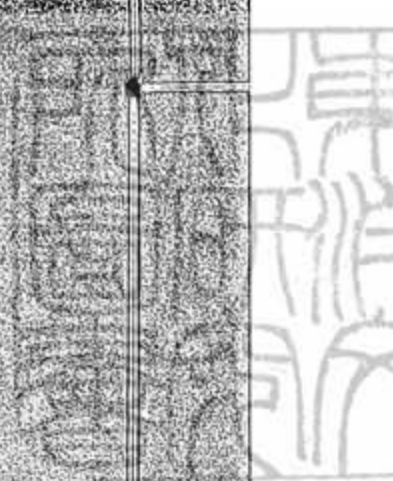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
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後
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聞動杭州市上之
人皆以為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即
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像
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翫其山景道靈鷲山

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巒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出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大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朱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處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角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靈橋真乃

慧隱山藏三白寺

依稀雲鎖二高峰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翫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般樣的婦人惹出甚般樣事有詩爲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舖自幼父母雙亡却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舖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個問訊道貧僧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饅頭并卷子在案上今清明節近追

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宣道小子往來和尙相別去了許宣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宣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塔和尙來請燒卷子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幡錢塚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卷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逕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宣何處去許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卷子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宣離了舖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升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幽橋

過放生碑逕到保叔塔寺尋見送饅頭的和尚懺悔
過疏頭燒了卷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喫齋罷別
了和尙離寺迤逕間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
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間走不期雲生西北霞鎖東
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
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
脚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
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過來許
宣暗喜認時止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
兒聽得味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听來道小

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渡金門上听
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岫搖近豐樂樓來搖不上
十數丈水面只見岫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
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
銀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
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
兩條大紅頭髮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
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
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
傍了岫邊那婦人同丫環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

長。露。兩。行。碎。玉。向。前。道。一。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那。娘。子。和。丫。鬟。船。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着。許。宣。許。宣。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舖。內。做。買。賣。那。娘。子。問。了。一。回。許。宣。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望。

在這雷嶺爲因清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坡上祭掃了。夕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實是狼狽又開講了一回迤邐船搖近岸只見那婦人道奴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萬望官人處借些船錢還了並不有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船錢不必計較還能離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晚了上嶼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諱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湯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舖正是

李將仕兄弟的店許宜走到舖前正見小將仕在門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宜道便是去保叔塔燒卷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入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會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宜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仕出羊埧頭來到後市街巷口只聽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許宜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宜

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踏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脚下又見晚下來望官人搭幾步則個許宜和白娘子合傘到埧頭道娘子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橋去許宜道小娘子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自去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却是不當感謝官人厚意許宜沿人家屋簷下冒雨回來只見姐夫家七人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却好歸來到家內喫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其日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鷄叫一聲却是南柯

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舖中心忪意亂做
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
得這傘來還人當時許宜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
仕說道姐夫叫許宜歸早些要送人情請暇半日將
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宜唱個喏逕來箭橋双茶
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
時睛間只見白娘子家了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宜
道姐姐你家何處往討傘則個青青道官人隨我來

許宜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宜看時
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簾子眼
簾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
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
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宜隨步入到
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
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宜心下遲
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宜進去許宜轉到裏面只見
四扇暗榻子窻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棹上放一盆
虎鬚菖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卓

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
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蒙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荆之
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宣道些微何足掛齒自娘子道
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宣
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菓品流水排將出來許
宣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塲飲至數盃許宣起身
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回娘子道官人的傘
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看人取來許宣道且
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宣道飲饌好了多
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傘相煩明且來

取則個許宣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
些買賣又推個事故却來白娘子家取傘娘子見
又備三盃相款許宣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
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畧飲一盃許宣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宣敢敬桃口露榴子
嬌滴滴聲音帶着滿面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
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
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
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在天生一
對却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

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言語。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爲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下來。只見青青手扶欄杆。脚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欠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



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只把傘還了。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滑肉。嫩鷄。菓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樂酒。李募事却見許宣請他到喫。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麼子。壞鈔。日常不曾見。酒盃兒面。今朝作怪。二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數盃。李募事道：尊舅沒事。教你壞鈔。做甚麼。許宣道：

多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
管雇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終長安恐
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
望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無姐
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
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
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話喫酒了許宣自做買賣過了
三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
姐問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許宣道
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事

不得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我怕他煩惱

問他許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你
只怕我教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許宣便起身到卧房
中開箱取出白銀子的銀來把與姐姐道不必推故
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弟多時在叔叔家中做主
管積攢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
穩此却說李募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
老婆原來自攢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
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募事聽得說
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做妻

的連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慕事接在手中，番來覆去看了上面鑿的宇號，大叫一聲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那妻喫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慕事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地穴得入，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今着落臨安府提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人。出榜緝捕，寫着宇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宇號不差，正是邵太尉庫內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顧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口爭露實，難分說，不管他偷的借的，寧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

一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瞬口呆。當時拿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捉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揷縛了，一聲鑼，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直韓大尹陞堂，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真贓正賊，有

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號大銀五十錠，見有李慕專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也在你處，想不動剝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不要打喝教牽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說這銀子從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遍。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在何處？許宣道：憑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親妹子，如今見在箭橋邊雙茶坊巷口秀王橋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即便叫緝捕使臣押立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

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一陣做公的，逕到雙茶坊巷口，秀王府牆對黑樓子前看時，門前四扇看階中間兩扇大門門外避穢，在坡前却是垃圾一條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到者呆了當時，就叫捉了隣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孫公，那孫公擺忙的喚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地，衆隣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曾有甚麼白娘子，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衆人解下橫門竹竿

裏面冷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
喫了一驚倒退幾步許宜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
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
喫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
齊開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卓凳都有來到胡梯邊
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齊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
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盞床上掛着一張帳子
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身着白的美貌娘子
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
神是鬼我等奉臨安府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宜執

證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衆人都不敢
向前恁的是了你可將一罈酒來與我喫了做我不
着捉他去見大尹衆人連忙叫兩三個下去提一罈
酒來與王二喫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喫盡了道
做我不着將那空罈望着帳子內打將去不打萬事
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却是青天裏打一個
霹靂衆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
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衆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
四十九錠衆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罷扛了
銀子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

定是妖怪了，也罷鄰人無異寧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開個緣由。一稟覆過了，許宣照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決杖免刺，酌率賊營做工，滿日疎放牢城管，乃蘇州府管下李募事，因出首許宣，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為盤費。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柳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

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保領許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愁悶，信筆題詩一首：

天上高樓望故鄉
 平生自是真誠士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那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

正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子傍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可是王主人家歷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了鬢道我尋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宜聽得急走出來同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子許宜見了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了連累我喫了多少虧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趕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

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辨這件事情且到主人家裏面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轎許宜道你是鬼怪不許人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識王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目前所為非于我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子我去也其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許宜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為他偷了官

銀子裏如此如此因此教我與湯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銀子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宣道如何該公的捉你之時門前都是垃圾就帳子裏一齣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爲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糝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禿去華藏寺前姨孃家躲了使人擔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夾隣舍與我說謊許宣道你却禿了去教我喫官司裏白娘子道我將銀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裏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情我見你配在這裏我便

了此盤纏搭船到這裏尋你如今分說都明白了我去也敢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

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日却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兩日當初也曾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没人要只爲分別是非而來王主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却又回去且留娘子在此打發了轎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選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

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厨白娘子放出遊人聲態顛鸞倒鳳首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正好歡娛不覺金鷄三唱東方漸白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閒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卧佛你也好去承天寺

裏閒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聲也去看看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回說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却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閒耍一遭就回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臥佛繞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道冠手中腰繫黃絲修脚着熟藤鞋坐在寺前賣藥教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貧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

患灾厄、有事的、向前來、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著了、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尚兀自不把我親熱、却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

這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靜、白娘子道、却如何、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臥佛寺前、一雲遊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粧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管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散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

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睜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攪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悠悠

飛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衆人都散了

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娘子將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擡着栢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人道此間與杭州一般只見隣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一看許宣轉身到裏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麼好看你去許宣道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不好看我打扮你去許宣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

宣着得不長不短，一似像體裁的，戴一頂黑漆頭巾，腦後一雙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腳着一雙皂靴，手中擎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聲，如鶯聲巧囀，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宣叫了鐵頭相伴，逕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得有人說道：昨夜周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十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挨查沒捉人處。許宣聽得不解其意，自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往來來，十分熱鬧。許宣道：娘子教我回去罷，轉身人叢中不見了鐵頭，獨自個走出寺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圍住一個，看了許宣，對衆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個認得，是許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墜與扇上開的一般，衆人喝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綁了，好似

數隻皂鷓鴣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衆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衆人道：是不是，且去府前，周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十貫

金珠細軟白玉綠環細巧白檀扇扇朝聖子你道說無罪真雖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賊兒今頭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刻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眾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陞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稟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察則個大尹囑道你妻子今在何處

許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即差緝捕使臣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來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喫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鐵頭早去承天寺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間要教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

處王主人細細稟覆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問了道且把許宣監了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外伺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一看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巾繚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白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只問個小罪名却說邵太尉使李慕事到蘇州幹事來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喫官事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慕事道看自家面上親

情如何看做落只得與他夫人情上下使錢一日大尹把許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慕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宣只得問姐夫借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且說許宣在路饑寒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先尋李克用家來到針子橋生藥舖

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同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季募事家中人看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賣

心中歡喜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

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刻薄

奸詐倚着自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嫉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兒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

氣許宣新來，我和你照管他，總是有不是，寧可當面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妬。老張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妬你，你如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兒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間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罷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說：老員外，最性直，受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心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明日再會。許宣還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宣覺道有盃酒，醉了，恐怕冲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樓上推開窗，將熨斗播灰下來，都傾在許宣頭上。立住脚，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失誤了，休怪。許宣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觀，正是白娘子。許宣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得我，好苦。喫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却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一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諷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離報反成吳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家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着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

去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連累你兩場官事也有何面目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招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大山恩同東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年諧老却不是好許宣被白娘子一騙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魔留連之意不回下處就在白娘子樓上歇了次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了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

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宣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宣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訖自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月忽一日許宣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并媽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動到次日雇了轎子選進裏面請白娘子上了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轎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小進到裏面請員外出

見白娘子深深道個萬福拜了兩拜媽媽也拜了兩拜內眷都參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雖然高大却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是

三魂不附體

七鬼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氣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了白娘子相謝自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這婦人共宿一宵眉頭一簇計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

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着我一個道兒，不覺烏飛兔走，纔過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個筵席，請親眷朋友，開宴一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隣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麵手帕物件來，十三日都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門來賀壽，也有十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着青織金衫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青青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參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着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虱子，留後腿的人，因見白娘子容貌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傳盃弄盞，酒至半酣，却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當下預先分付腹心養娘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淨手，你可另引他到後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躲在後面，正是

不勞鑽穴踰牆事

且做偷香竊玉人

只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淫亂，捉身不住，不敢便走進去，却在門縫裏窺，不張萬事皆休，則一張那員外大喫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望後倒

不知一命如何

先覺四肢不舉

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體，只見房中蟠着一條吊桶來，龐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得牛死回身便走，一絆一交，衆養娘扶起看時，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家人與衆人都來看，看了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麼事？」員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勞了此頭風病發，運倒了，扶去房裏睡了。衆親眷再及席飲了幾盃酒，筵罷散衆人作謝回家。」白娘子聞到

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舖中對許宣說出本

相來，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嘆氣。許宣道：「今

日出去喫酒，因何回來嘆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登東，他躲在那裏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褲來調戲我，欲待叫起來，衆人都在那裏怕粧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怕羞沒意思，假說運倒了。這惶恐那裏出氣？」許宣道：「既不曾姦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許宣道：「先前多承姐天寫書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

俱扣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舖許宣道虧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猶容易我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却又說話且說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等出熱的間壁有這一個人姓蔣名和一生出熱好事當下許宣問白娘子討了此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買下一付生藥厨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日前後俱已

備選日開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知生恐不去叫他許宣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典一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一個募緣簿子進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七日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香錢許宣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捨與你拿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遞與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這殺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宣道我一片誠心捨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

又是七月初七日許宜正開得店只見街上鬧熱人來人往幫閒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何不去寺內開禿一遭許宜道我收拾了畧待畧待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宜連忙收拾了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別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麼許宜道一者不曾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攜你不得只要依我三件事許宜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來

來得遲我便來尋你也許宜道這個何妨都依得當時換了新鮮衣服鞋襪袖了香盒同蔣和逕到江邊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遶寺開禿了一遍同衆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宜猛省道妻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牋不進去蔣和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曾去便了說罷禿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一個有德行的和尚鬚清目秀圓頂方袍看了模樣的是真僧一見許宜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來侍者看了一個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

回說不知他趁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持了禪杖自出。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衆人都在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處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將和道：這船大風浪過不得，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女人，一個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小白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却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

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畜敢再來無禮，殘害生靈。老僧為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搖開船和青青把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草命。禪師道：你如何遇着這婦人？許宣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聽罷，說道：這婦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纏汝，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畔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遵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利下了渡船，過了江上

听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信是妖精，到
 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昏悶，一夜不睡，次日早
 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却來到錢子橋李克用家，把前
 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
 我撞將去，不期見了這妖怪，嚇得我死去，我又不
 敢與你說道話，既然如此，你且搬來我這裏住着，別作
 道理。許官作謝了李員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過
 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排
 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朝廷恩赦，原來是宋高
 宗策立孝宗降赦，遍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

盡行赦放，回家許官遇赦，歡喜不勝，吟詩一首，詩

感謝吾皇降赦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邦鬼

生日還為舊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困

何期遇宥罪除根

歸家滿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官吟詩已畢，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
 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隣西舍，李員外媽媽合
 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開的蔣和買了些
 土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

李慕事見了許宣焦躁道你好生欺負人我兩遭寫書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員外家娶了老小不直得寄封書來教我直恁的無仁無義許宣說我不曾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日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了鬘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香不見回來那里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州同了鬘先到這裡等你兩月了教人叫出那婦人相了鬘見了許宣許宣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宣見了日睜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李慕事教許宣共白娘

子去一開房內去安身許宣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等沒力氣的話許宣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跪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乞可憐見饒我則個白娘子圓睜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

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
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
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為血水人人手攀洪頂那
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兢半晌無言
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
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
休要疑慮許宣喫兩個纏不過叫道却是苦耶只見
姐姐在大井裏乘涼聽得耳音連忙來到房前只道
他兩個兒廝鬧拖了許宣出來自娘子關上房門自
捶許宣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如姐告訴了一遍却好

姐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兩口兒廝鬧了如今不知
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慕事走到房前看
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啞破紙窗不張萬事
皆休一張時見一條水桶來大的莽蛇睡在床上伸
頭在天窻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
同白日喫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
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
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慕事叫許宣出去到僻
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處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
我我作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

害怕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裏一一對姐夫說了一遍李慕事道既是這等白馬廟前一個呼蛇戴先生如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一人取路來到白馬廟前只見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一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見論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過軍將橋黑珠兒巷內李慕事家便是取出二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來李慕事與許宣自出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一直來到黑珠兒巷

問李慕事家人語道請那

樓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揭起簾子咳嗽一聲並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响門只見一個小娘子出來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慕事家麼小娘子道便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却纔二位官人來請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娘子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耍白娘子三回五次發落不去焦燥起來道你真個會捉蛇只怕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道一條蛇有何難捉娘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

要死先生道不走不走如走罰一錠白銀娘子道隨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兒立在空地上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連射將來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戴先生喫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罐兒也打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兩脚一匹氣跑過橋來止撞着李慕事與許宣許宣道如何那先生

道好教二位得知把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那一兩銀子付還李慕事道若不生這雙脚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麼處李慕事道眼見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里靜處討一闢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慕事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埠去只見白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着了張成隨即袖中取票時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見正悶之間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法海禪師曾分符來倘若那奴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棄更待何時急入寺中間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曾來上剎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堍下台自言自語道時衰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却待要跳正

閻王判你三更到

定不容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萬口只當五千雙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原來真箇纔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遲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業畜在何處許宣把上項事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箇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

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的按住不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挑撥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會正是有心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氣力納住不見了女子之形隨着鉢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聽得鉢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畧放一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箇和尚說道要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募事請禪師進來來到

裏面許宣道救弟子則箇不知禪師口裏念的甚麼念畢輕輕的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像雙眸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祖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爲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樣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却未曾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拉他爲伴他不曾得一日歡娛并望神師憐憫禪師道念你

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勃
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
青魚怪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
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刺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箇
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刺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
長一箇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
尺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
於鉢盂之內推下襌衫一幅封了鉢盂只拿到雷峰
寺前將鉢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
來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

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偈四句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心正自然邪不擾
但看許宣因愛色
不是老僧來救護

愛色之人被色迷
身端怎有惡來欺
帶累官司惹是非
白蛇吞了不留些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化緣
禪師為師就雷峯塔披剃為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

去了衆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
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相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迴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卽是空空卽色

空空色上要分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開向書齋閱古今

生非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
秀異衆旣長才摘蜀錦貌瑩寒冰容止可觀言詞簡
當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
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灼日羣浩正色
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名
家令德女子配君其理安在浩曰大凡首歲姻緣必